

浪漫愉景灣



HK人與事 魯力

春節重回香港過年，回到熟悉的愉景灣，是一種回家的感覺。

愉景灣海濱白教堂是香港唯一一所臨海教堂。三角形尖頂設計，線條簡潔明快。

我喜歡愉景灣，首先是這裏依山面海，空氣清新。舉目望去，滿島翠綠。

到了海邊，憑欄觀海，海風拂面吹來。夏天時涼風習習，每到冬天則是寒風凜冽。

下午，驕陽當空，我會選擇沿着

中央公園散步，順着海邊步道，可以一直走到露天廣場的海灘。

天氣晴朗之日，有時我會帶兩個孫女來湖邊餵魚。麵包被撕成一小片丟入湖中。

島上南北兩個環形大商區燈火輝煌，人頭湧動；海邊步道上遊人三三兩兩，絡繹不絕。

每逢節假日，一家人結伴登山野炊，成為家庭娛樂節目。愉景灣長着各類樹木，有王棕、洋紫荆、皇后葵、芒果、假檳榔、南洋杉、大花紫葳、鐵刀木、雞蛋花、串錢柳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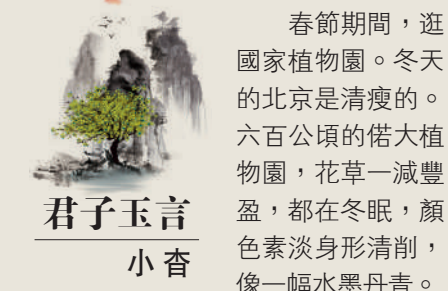


人生在線 林巾洋

吃罷晚飯，我從生凍櫃裏取出日前的漢堡亞洲店裏買好的寧波湯圓。

小的時候，大年過到初五，日子就基本回復正常了，於是就盼着元宵節，因為又可以熱鬧一番。

春節期間，逛國家植物園。冬天的北京是清瘦的。六百公頃的偌大植物園，花草一減豐盈。



君子玉言 小杏

說是遊逛，其實大冷天做什麼都沒法悠閒。穿得厚重，走快了累，走慢了冷。

北園有一個曹雪芹紀念館，是一處老樹掩映、幽靜古樸的四合院。

一邊走一邊隨意瀏覽，突然一幅展板吸引了我：兩面舊報紙的影印圖片，版面上的刊頭和題花格外醒目。

這是一份一九四七年（民國三十六年）七月二十四日的《大公報》，三分之二版面廣告，上方三分之一是欄目內容。

作為「大公報」欄目作者，又慚愧又驕傲地恍然大悟：「百年老店」的《大公報》，副刊《大公報》和「小公園」也都是「老字號」！

讓入引以為傲的是，「大公報」「小公園」從編輯到作者，無數名家在此耕耘，成為一個時代文人風雲際會的平台。

流年

平素裏令人厭煩的大掃除，都成了令人興奮的事情。那個時候，過年意味着可以吃到平時吃不到的東西。

記得母親為了給我們縫製新衣，不知道從哪裏弄來的紙樣，先從紙上剪出來，再放到布上。

當然最記得的，是母親的湯圓。母親是寧波人，她做湯圓的決心和耐心是

我看到過的最執著的對故鄉的情感。誰也不知道她到底是從哪裏弄到的那麼一頂小石磨。

我把鍋裏的湯圓一碗碗往外盛的時候，忽然有了一種莫名的負疚感。母親其實從童年起就生活在北方。

大公園遇「大公報」



▲國家植物園冬景。 ▲在國家植物園內偶遇《大公報》的「大公園」版面。 作者供圖

史上的巨匠，都曾是《大公報》副刊的作者。何心冷、徐凌霄、曹世瑛、吳硯農、陳紀濛、馮叔鸞、沈從文、蕭乾等曾在不同時期擔任過副刊編輯。

何心冷主持副刊時，化名「園丁」配發《我們的公園》一文：「我們的公園，沒有傑閣崇樓，只有幾間茅屋；沒有嶙峋怪石，只有幾塊破磚；沒有飛瀑流泉，只有一灣活水；沒有珍禽異獸，只有在天空裏飛翔的鳥兒。」

大公副刊的鮮明特點是推薦新人新作，發掘無名後進。這在一個商業社會裏實屬難能可貴。胡政之當總經理時曾鼓勵蕭乾「我們不靠副刊賣報，你也不必學許多勢力編輯，專在名流上著眼。」



愉景灣一景。

作者供圖

蘭以愛情救蒼生



如是我見 余亦非

正月立春過後，迎來元宵節，中國情人節與西方情人節在二月再次喜相逢。

相信愛情勝似神話，有人說在生活中愛情是永恆的主題，因為它好似無處不在，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或許只是一部電影的名字。

生命中有時是人而物有時是不期而遇，有時也會如約而至。慢慢入戲後每晚按時觀賞此劇，發現劇中兩位主人翁，小蘭花與東方青蒼身份、背景、地位、族群及個性都截然不同。

同悲，同傷，同亡。原著小說作者憑其天馬行空之花妙筆，將三界情愛俠義描寫得淋漓盡致。

回看《蒼蘭訣》這部以愛情為主題的大熱劇集，家人追至大結局不禁觀之淚下。當兩個來自不同世界的人相遇相愛更相愛了。

故事發展隨着劇情高潮迭起，最後真正相愛的人都願意為對方犧牲自己，用愛拯救對方。東方青蒼心意已決把萬惡太歲引到自己心海中並與其同歸於盡。

在此中西情人節相逢愛的月份中，你無需似公仔箱內主角為愛犧牲自己，惟你仍可以盡好本分。



市井萬象

《途》

二月七日，北京市三里屯商圈展示的《To》（《途》）太空兔主題雕塑吸引過往市民目光。該雕塑與近期熱映的電影《流浪地球2》官方藝術聯名。